

老家学堂

三门湾,何时开门?

本报记者 陈志农
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吴伯箫在《歌声》里说:“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连听歌时的感触,都会烙印在记忆的深处,像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

其实,不光歌声如此,有些名词也是这样。古人说“望文生义”,实在是人之常情。比如我每次看到“三门湾,金银滩”,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金色的阳光下,一望无际的海面和滩涂上浮金跃银,成群的渔民抬着各种海鲜,欢声笑语满载而归……

那画面,一直引诱着我。但我只能从地图上,俯瞰这“浙江三湾一港”之一湾。直到前不久的深秋,我来到三门湾边的宁海,面朝无垠的大海,深吸带着炊烟味道的清新空气,关于三门湾的一切元素,忽然全都激活。

上过《舌尖》的“金银滩”

在《舌尖上的中国2》中,三门渔民杨世楷凭借一手钓跳跳鱼的绝活,把世人的眼光引到了三门湾。

“三门湾,金银滩”,三门湾有一望无际的滩涂,滩涂上不仅有望潮、跳跳鱼,更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这大块的湿地,是地球之肾,是飞鸟和小海鲜的乐园,也是海边人家的“饭碗”。

宁海一位朋友曾向我吹嘘,他小时候(上世纪70年代)在三门湾海边老家,经常到滩涂上去捡蟹。那时蟹极多,他每次都是挑最大的,双手拖着回家。我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属实,但三门湾海产丰富是无可争辩的。

三门湾是我省最大的滩涂养殖基地,宁海的长街蛏子、三门的青蟹,都是著名的特产。“要想富,靠海涂,要造房,养蛏黄”,两地靠养殖海产发财的,不计其数。近年兴起的渔家乐,更是富了沿海渔民。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财富,三门湾还隐藏着许多宝。

生态环境:濒临三门湾的三个县中,宁海县是浙江省两个生态县之一,象山、三门的生态也不错;

土地优势:三门湾区域集中了宁海、象山、三门三地的主要发展腹地 and 围垦资源,特别是宁海东部沿海区域,可利用空间在130平方公里以上,下洋涂围垦工程竣工后,可新增土地36平方公里,面积14平方公里的蛇蟠涂围垦工程已经竣工并和三门县的蛇蟠岛连成一片;面积26平方公里的双盘三山涂围垦工程也将动



三门湾 金银滩 谢专艺 摄

工建设;

港口优势:三门湾水道和港湾众多,不少港湾具有水深港阔、避风好、不淤积的特点。据初步规划,这一区域可以建设多个3.5万吨以上的码头,并有可能达到8万吨甚至10万吨的规模,这为发展大工业大产业提供了可能;

淡水资源:海洋开发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淡水,而三门湾的淡水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宁海县蕴藏的淡水资源达日供水27万吨,足可支撑一个人口百万的城市;

电力资源:近几年,国华、浙能、中国核电等相继在三门湾畔建成电厂,加上风力、潮汐发电,是我省甚至我国电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三门湾的得名,源自湾口有万金山、庵山、狗山,合称三门山。三山矗立海中,扼东海口岸,俗称三门口。从海上遥望,俨如三道门户,三门湾由此而得名。

三门湾一直被人看好,历史上曾有人多次想开发三门湾,但无论谁来敲门,三门湾这扇厚重的大门,一直未曾打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实力并不强的意大利亦想分一杯羹。1899年2月,3艘意大利军舰偷偷溜进三门湾,暗中进行勘测活动。2月28日,意大利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向清政府提出了租界三门湾及附近沿岸领土的无理要求,并威吓清政府若不依从,武力相见。意大利的无理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清政府也表现出少有的强硬,向意大利说:不!

意大利图谋租借三门湾未果,却引起了国人对三门湾的重视。当年8月,清朝给张嘉禄上书慈禧,要求开埠三门湾,终因清政府积贫积弱,无力开发而作

罢。

1916年8月26日,孙中山在胡汉民、陈去病、朱执信等陪同下,坐军舰考察了三门湾。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三门湾定为实业之要港——东方第九渔业港。

孙中山的视察,引起极大的轰动,尤其是南洋华侨,欲把三门湾作为华侨回国居住及发展之地。

在南洋华侨中,邹辉清是积极实践者,而绍兴籍新加坡侨商徐春荣谋划最积极。徐春荣的老家在绍兴越城区鉴湖镇栖凫村,由他草拟的《发起(南洋华侨)开辟三门湾报告书》,详细列出了开发三门湾的计划和三门湾农垦步骤。在华侨的奔走呼吁下,1920年,总统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同意三门湾试办“模范自治农垦区域”。此后,南洋华侨自筹资金着手开发三门湾,直到1924年9月江浙军阀爆发战争,三门湾开发再次夭折。

1929年,上海商人许廷佐再次向政府提出承办三门湾开发,并发行公债、股权筹集资金,拟建设一个2400亩规模的城市,兴建机场、铁路、工厂等。然而,当许廷佐满载机器进入三门湾时,遭海盗袭击,货物被一抢而空。消息传出,股东们纷纷打起退堂鼓,许廷佐也郁闷而终。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三门湾地处沿海前线,自然受到冷落。改革开放后,宁波重点打造以北仑港为中心的港口城市,布局杭州湾,形成北强南弱的格局;而台州的发展重点又在南部,形成南强北弱的格局。位于浙江中部的三门湾,反而成了经济的洼地。

三门今始为君开

深秋的宁海大地,玉宇澄清,色彩缤纷。车行宁波南部(宁海)滨海新区,宽阔的马路还在拓宽,

一幢幢标准厂房拔地而起。陪同采访的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滨海新区的基础设施规划都是请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多年不落。后。

在三门县,一座新城已在三门湾畔拔地而起……

进入新世纪,三门湾在“悄无声息”中迎来了又一波开发高潮。

三门湾的开发,可以说是必然的选择。

站在浙江乃至长三角的高度来看,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推进和浙江吹响海洋经济的号角,地处杭州湾产业带与温台沿海产业带重要节点位置的三门湾区域,其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有专家把三门湾开发作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启钥,并不为过。

从宁波市的角度来看,近30年来,宁波的开发主要集中在北三区,以港兴市,围绕北仑港布局产业。但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北部土地制约越来越明显。目前宁波土地开发的强度已达到20%,而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开发强度,只有8%和9%左右。宁波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开发三门湾成为历史的必然。从宁波区域来讲,最终要形成“北有杭州湾、南有三门湾”的新的发展空间和格局。

尽管三门湾地区历史上为宁海一县所辖,象山、三门均从宁海分出,历史上同根同源,话相近习相同,人情、风俗、饮食等十分相似,但毕竟现在属于不同的地区分管,屁股决定脑袋,各唱各戏难免。所以,目前三门湾的开发,还只能说仅仅开启了一条门缝,离大门真正打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三地在协同作战上,需要有更高层次的机构来协调。

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理想越高,发展越快,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三门湾,亦如此!



奔走的城市,牵挂着乡村。老家,等你回来。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老家”,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老家秘境

荻港村,述说着往事

区委报道组 冯旭文

“在著名的江南六小镇之外,我终于又找到一处,也许是更好的,它叫荻港村,在湖州市和孚镇。说‘更好’,是因为荻港村更古朴,更完美,更幽雅,原汁原味,实属难得。据说,全浙江目前还仅仅剩下25座古村。我看过其中三四个,说实话,感觉都不如荻港村好。”这是数次考察过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作家舒乙对南浔区荻港村的评价。

荻港村四面环水,河港纵横;青堂瓦舍,临河而建,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

从残照烟柳的演教禅寺到清朝嘉庆年间御赐“玉清赞化”金匾的道教胜地,从沿河而建逶迤连绵的章街走廊到积川书塾依然清晰的八角放生池,无不洋溢着清灵剔透的人文气息。“自是春寒花信迟,梅花千树雪参差。回廊绕遍阑干曲,却好滕胧月上升。”这是晚清著名画家费丹旭春日三月游荻港村南菴胜境时赋的赞美诗。

南菴胜境始建于元末,成于“乾嘉盛世”。当年不仅有亭台楼阁、水陆津梁,还有积川书塾、云怡堂等建筑群。积川书塾在清朝两百多年间培养出了50多位进士、100多名大学生、贡生、举人,名噪一时。云怡堂是道教设坛所在地,嘉庆五年,嘉庆皇帝御书“玉清赞化”匾额和钦赐“警化孚佑帝君吕纯阳祖师祠”额。据清同治《湖州府志——祀典》记载,其吕祖庙为地方官每年应祭祀的庙宇,可见昔日香火之旺盛。

“几经风雨,原南菴胜境只存放生池、五孔石梁桥、四面厅台基及两棵古朴树。为展现历史原貌,我们启动了南菴胜境修复工程,总投资超800万元。”村党委原副书记、现镇旅游办主任章金财说。我们看到,占地约20多亩的南菴胜境粉墙黛瓦、亭池掩映、廊庑回环,一条宽敞的石板路通向村内村外。“在这次修复工作中,我们意外地在废墟中找到了嘉庆皇帝御书的‘玉清赞化’石碑和清朝大臣朱珪撰写的‘积川书塾碑记’石碑。现在已分别矗立在两个亭中。”

在飞檐凌空四面厅里,众多荻港历史名人向我们述说着她尘封的往事和昔日的光华。“为保留原址,这座建筑是在空地上按照原样建造的。现在她又多了一个名字,叫荻港历史名人馆。除这建筑之外,我们还新建了蚕桑丝绸文化馆、鱼文化馆、禅茶馆等,进一步传承民俗文化。”

出门向前,在一条通向河边的叫做十景堂路的小道上,我们看到村中通向外港的小河边砌着十分整齐的帮岸。“这些帮岸和道路上用到的石料其实是几个朝代的变迁形成的。对面河岸上帮岸用的白色石料是唐代的,而红色石料是清代的,材质是湖州本地的龙山石。而我们脚下的小道上所用的,却是属于明代的紫砂石。可以说,我们脚下同时踩着三个时代。”章金财说。

继续前行,一条大河跃入眼帘。“这条大河现在被称为杭湖锡旅游航道。其实,更准确地说,它是大运河的一条支流。”就在这时,一条千吨大船从地平线那边快速开过来,似乎在印证着我们的感觉。然后,一条,又一条。这让我们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大运河的专家们会把大运河比做“活”的遗产了:因为它的心脏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活泼泼地跳动。

“没人要来了。”敲打着铜箍,张金兴摇着头说,“镇上其他几家的箍桶匠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了,也一样没有徒弟继承了。”张金兴告诉记者,前些年地方电视台曾想帮他招徒,节目热热闹闹地播出了,可终究也没人来铺子里学手艺。

世道不长情。如今,老街上旧时的店铺都改卖起了旅行箱包、文具用品和时尚服装,而这个“不听话”的老匠人依旧每天6时到铺,随后开铺、锯木、打磨、拼合、打箍、刨边、雕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十道工序。“满屋子的木香气,木头又糙又韧的手感,闻了一辈子,摸了一辈子,这手艺已成了戒不掉的瘾。”



老家人物

安昌老街的箍桶匠

见习记者 陈佳莹

安昌古镇,百年老街。过了镇中路的石桥左转,踏过青石板,旧式的门板前排放着澡桶、米桶、担桶,这便是安昌镇有名的“张记箍桶店”。

走进店里,消瘦的“张箍桶”几乎陷在了满满一屋的木材和各式桶盆之间,破了洞的白色背心,粘木屑的黑色棉料裤子,在这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铺子里,独自一人,没有徒弟的帮衬。见有人来,他放下手中的刨子,起身整理出一把酱色的老竹椅。这一起身才发现,这个长时间弯着腰做箍桶活计的老匠人,脊椎已严重弯曲。

老匠人名叫张金兴,今年69岁,然而老人却总只说自己七十缺一岁。“最多也只能做到70岁了,家里人都说不许再做了。”这一句“七十缺一岁”里头,有着逐年老去的遗憾,而更多的,则是要跟老行当“倒计时”的不舍之情。“我是张记箍桶



店的第三代,也是末代了。”

13岁那年,张金兴的父亲开始教他学手艺,那个年代,箍桶是个吃香的活,家家户户凡是有女儿出嫁,都要让箍桶匠打好陪嫁的“五圆件”。“到后来发展成了六圆件、八圆

件、十圆件。”说着,张金兴便从右手边的柜子里找出了一套“十圆件”:两个担桶、两个饭桶、三个脚桶、一个马桶、一个升箩、一个子孙桶。“像这样一套,每天做12个小时,得整整六天才能做成。”张金兴说。